

卧龙生大师新品调笑系列

小鬼福多多

上

正集

卧龙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不知是谁下的种——李元法，生来就灾难重重，自从母亲被人推下悬崖后，就只剩下他孤家寡人一个，而且到处被人追杀，步步凶险危机四伏。

好在李元法是“豆芽菜”（苗条）一个，藏树丛、躲草垛、钻阴沟堪称“大师”，而每当他即将丧命黄泉时，却总是有人替他出头做了替死鬼，他则脚踩西瓜皮，溜之大吉。

武林魔教大始教一心想“谋杀”李元法，将李元法逼至悬崖之下，谁知，他大难之下反得奇福，学得一身“鬼”技，更无意中学会了“美容”（易容）之术，从此，他装扮成俊面书生，复出江湖，并趁机掀起“情雨爱风”，使武林中诸多美女都成了他的“追星一族”，每次都将从死亡的边缘拉向“欲生欲死”的情爱之路……

在诸多美女与前辈高人的鼎力相助下，李

元法终于报了杀母之仇，而且还找到了“不负责任”的父亲。

目 录

第一章	稚子失宠	(1)
第二章	顽小子戏魔	(17)
第三章	再世不为人	(36)
第四章	出 困	(56)
第五章	邪功小试	(63)
第六章	雪地救艳妇	(81)
第七章	筵开鸿门	(111)
第八章	技压群鬼	(130)
第九章	巫山云度	(149)
第十章	现 踪	(167)

第十一章	献身以报	(187)
第十二章	陷身火海惨呼呼	(206)
第十三章	涌波云诡	(217)
第十四章	一窍不通	(231)
第十五章	醉酒不醉色	(244)
第十六章	连理洞府	(262)
第十七章	奇邪剑阵吓活人	(280)
第十八章	荒山古寺	(300)
第十九章	不期而遇	(320)
第二十章	极乐人魔	(339)
第二十一章	神秘古堡	(358)
第二十二章	各派联手	(377)
第二十三章	骷髅鬼	(398)
第二十四章	夜夜开心	(419)

第十三章 谲波云诡

朱天海一声长叹道：

“家父朱震宇，武林人称为冲天神龙，突然于一个月前失踪，我兄妹急得不得了，到处打听，没有一点线索，不过却听传言，可能落在万安镖局内。”微微一顿，又道：“万安镖局乃是擒龙手魏正原所开设，此人乃是一名江洋大盗，他所聘用之镖师，完全是绿林巨寇，或者是烧杀抢掠之辈。历年来，一般良民商买，委请他们护镖，不是把镖银暗中尽数吞没，就是假称被强人抢去。

那些良民商买如果向其索取赔偿，准会在半夜之间，被人杀死，弄得人死银丢，可谓恶毒至极……”李元法忽然截住问道：

“为什么一定要找他们护镖？”朱天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道：“魏正原除自设万安镖局以外，还兼任荆襄一带的总镖头，只要是有人要委托护镖，谁也脱不出他的掌握。”

他喝了一口茶，润润喉咙，继续道：“因这，此事传到了父亲耳中，不禁大怒，而几次想找上万安镖局与魏正原理

论，为地方除害，终因疑于有后顾之忧，未克成行。谁料，一个月以前，家父突告失踪，我兄妹二人，当经猜测，家父一定前往通城县万安镖局，遂连袂前往查问，但反被魏正原一顿咒骂，差点打起来。

当时，小弟自忖力薄势单，只有压下一口气，返回家来仍然托人暗中打探动静，以便搭救。”李元法听他说至此，智机一动，脱口道：

“朱兄如此说来，是否令尊大人，已经落在他们的手里，有将令尊大人运往他处的可能？”朱天海点头道：“家父在鄂湘一带，颇负盛名，魏正原与陈天通虽然心狠手辣，但顾忌泄漏，恐怕被人救出，只有运往他处，再图毁尸灭迹。”他说至此，双目蕴泪。朱岫霞也忍不住泪水，唏嘘出声。陡地——

李元法双目放梭，沉声道：“原来魏正原是如此作恶，此等败类，岂容他活在世上，为害人类……”他的话声倏止，双目掠过朱天海兄妹。

同时，他的脑海中，有一个疑问：“自己在偷窥兄妹两人，对敌护镖之人时，从他两人所施展的武功看出，有着相当造诣。当时，若不是自己插手，那么陈天通定在朱天海鞭下丧生，朱老英雄既在鄂汀一带负有成名，同时白莲庄还有这么多的武林英雄，为什么不结合同道前往万安镖局，单刀直入的寻找，那有多么干脆？”他的心中泛疑，玉面上也就显露出来。

朱天海却不知他在想什么，只觉得李元法的双目如同两柄锋利的锐剑，射入心腑。朱岫霞抽泣之间，偷窥李元法。她一个秀外慧中的少女，见李元法的话声突然而止，已测知

他有了怀疑，纤手擦干泪水，说道：“敢情，李公子怀疑我哥哥的话？”

她这样单刀直入的问话，使李元法不好答话，是以，玉面倏红。

李元法接触的人物太少，不善于应付，还算他反应敏捷立即接道：“在下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在想，你们为什么不联合这附近一带的武林同道，直接前往搭救老英雄？”朱天海点头道：

“李兄想得对，实令小弟钦佩之至。”他咽了一口水，道：

“魏正原与陈天通倒无所惧，只是荆山三残助纣为虐，因之使得镖业一行，闹得乌烟瘴气。

他两以荆山三残为后盾，所以才如此的为非作歹，若不是这几个魔头在幕后操纵，无论如何，他们也不敢如此这么嚣张。”

李元法问道：“荆山三残为何许人？”朱氏兄妹闻言暗奇，他既然行走江湖，怎的连“荆山三残”也不晓得，看来这位身怀绝技的李公子，很可能初临江湖的雏儿。心念之间朱天海接道：

“荆山三残，是来自塞外的三个怪物，一名独臂翁，一名金鸡叟，另一名三眼怪，那独臂翁，天生的只有一条臂，金鸡嫂只有一条腿，至于那三眼怪其双眉之间，有一块黑痣如同一只眼睛一样，而且，他又是单臂独腿。这三个怪物的真实姓名，无人知晓，由于其经常出入荆山一带，一般江湖人物，遂称为荆山三残，他们的武功，均已臻于神化之境无人能敌，死在他们手中的侠义人物，不可胜数。”

李元法闻言，心头暗付：“看来通城县万安镖局势在必行，一来必要帮助三元帮打听出茅山双泉的下落，二来要替朱氏兄妹探查乃父的吉凶，如能顺手为良善的客商去一大害。

米氏兄妹，见李元法一脸疲惫，忙安排酒席一桌，款待他，米氏兄妹端酒作陪。

相互敬酒布菜，热闹非凡。朱岫霞仍然端着酒，在与“翠哥”喁喁小语。她悄声的问道：“你的法哥儿的师父讳号怎么的称呼？”

“翠哥”一仰脖子咽下酒，道：“你们先时的谈话，我在外面听得很清楚，法哥儿的身世十分可怜，他确实有难言之隐，请姑娘莫问。”

朱岫霞知道这一禽一人，已是灵犀相通，想要从它的口中套出话来，无异异想天开，遂不再问了。“翠哥”一口气喝下了一巨觥酒，又道：

“多谢姑娘，有朝一日姑娘找到如意的郎君之时，可要知会一会，格格格！”双翅一伸，飞射而出。它说得朱岫霞红飞满面，不胜娇羞，偷眼看了李元法一眼，却见他正与哥哥狂举杯对饮。”

这一个有如临风玉树的俊美少年，已深深的印在她的芳心中。

是以，秀目频频的看着，看着……少女的心扉，被李元法的来临，敲开了！可是，李元法如同一个木头人一样，他只顾得饮酒，竟未看到自己，实在使她的芳心，感到不是滋味。

直到吃喝完毕，已是夜色深沉，外面又飘落起雪花。李

元法由于不善饮酒，被他们兄妹以及一些武师，殷殷相劝，以致多吃了几杯，感到有点飘飘然。朱天海见李元法有点醉意，当即将他领至一栋清雅的书房内安歇。由于头脑昏沉，双目有点发涩，待朱天海辞别外出，即准备宽衣登床就寝。蓦闻——

外面似有衣袂带风之声！他右手一伸，遥遥打出一记掌风，将桌上的灯火熄灭，又轻轻的拉开后窗户，翻上屋脊，却毫无所见。

他停立屋脊上经寒风一吹，豁然悟，暗道：“那里有什么夜行人，只不过是雪花落地之声，这是自己的疑神疑鬼。”

付思至此，翻身下屋，连窗子也没关好，即将外衣脱下以及腰间所挂的革囊三星剑，也放在窗前的桌子上。不过，“墨扇”却顺手放在枕边。

本来他每晚就寝以前，都要运一会功，但今晚多饮了几杯酒，确这有点醉意，一歪身就躺在床上。不多时，即酣然入梦。

正在朦胧之间，忽闻——“嚓！”的一声轻响，他急速的瞪眼一看，恍忽象风一条黑影从后窗一闪而没。他霍然惊醒，飘然下地，双脚一点，窗窗而出。他双目如电，发现了一条黑影，捷若闪电奔雷，直纵向庄外，隐入暗影里。李元法心头一震，随后追赶，但毕竟他起步较迟，直追至围墙上一看，那条黑影早已踪影杳然。略一怔停，仍然跃至庄外，寻找了一会，毫无所见。

忽然——

他想起了自己的衣物还在屋内。不敢犹豫，当即飞驰而

返，仍由后窗纵进屋里，不由大骇。

原来放在窗前桌上的革囊以及三星剑不翼而飞，尚幸“墨扇”还放在枕头旁边，并没丢失。

他这一骇非同小可，想不到自己一醉，竟然将一柄神剑利刃丢失，至于革囊里，仅是几两散碎银子，余外的就是在蟒腹内所得到的那个银色小盒，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就无从得知。

革囊里的东西，他倒并不惋惜，只是那柄三星剑的丢失实在有点心痛。他怔立在床前良久，暗忖：难道是朱天海兄妹所作为的？”

旋即，又摇摇头，心道：“不会的，他两的轻功，没有这样佳绝。”这时，他的酒力已退，完全清醒，遂坐在床上想着可能盗窃剑囊的人物。

“三星剑”如果被正道人物得去，则无关紧要，若是被黑道魔头所得，何异如虎添翼。他知道这柄剑，从没有江湖人物面前眩露过，偷盗的人怎会知道？岂不是怪事？这确实是费疑猜的一件事。

他想了一会，找不出可疑的人物，遂坐在一旁，澄神定虑，气纳丹田，盘膝端坐，运起功来。经过一大大周天以后，全身的疲倦尽失。

旋即，又默运“六合收音”神功，向四外搜听，但听庄内酣睡鼻息声，此起彼落，至于庄外，也是一片静悄悄的。

寒冬深夜，绝滴有秉烛赏雪之人。他正想撤去神功，蓦闻——

有人辗转床第之声。同时，又传来一声长长地叹息。这

是朱岫霞的声音。停了一会，但听她呢喃的说道：“他的年龄不大，已是身怀绝技，实在可敬。微顿，又长叹了一口气道：

“那个少女不爱俏，我……”话声突然而止，之后，就是不断的叹息。

李元法霍然而惊，暗忖：“她说的谁呢？”忖思之间，心头鹿撞，暗道：

“我不应当偷听人家闺阁中之自语，这在我的人格上是有损的，所谓君子不欺暗室，我怎好如此作为！”

当即撤掉神功，歪身躺在床上，想着心事。

一宵无话。

翌晨起床，朱氏兄妹已在客厅中等候。李元法一见朱岫霞，玉脸顿时飞红，感到十分不安。因为他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已明白了一切，从朱岫霞昨晚在客厅内的眼色，以及夜晚的自语，他清楚了她是对自己有了爱慕之心。可是，自己当前身负血海深仇，慢说无此心情，即是有的话，也不能如此的轻率，总得将父母生死之谜揭开以后，才能考虑自己的婚事。

他一脚跨进了客厅，幸好朱天海即站起身一，道：“李兄，早安。”

李元法也回答了早安，又道：“朱兄，但不知道这附近有什么样的武林人物？”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使朱氏兄妹一阵惊愕，双双膛目不知所对。良久，朱天海才疑奇的问道：“李兄此问何意？”

李元法知道他误会了自己的意思，遂笑答道：“实不相瞒，小弟昨晚诸承李兄盛恨款宴，多贪了几杯酒，以致头脑

昏晕，倒在床上，不多久就睡了。于是，他将夜间丢失剑囊之事说了一遍，又道：

“凭来人的身法看，当是江湖中数一数二的绝顶高手，其轻功之愉悦，诚弟自履临江湖这几日所没见过。”朱氏兄妹闻言，惊骇莫名。隔了一会，朱岫霞秀目连眨，落入了沉思。

良久，看了李元法一眼，才道：“李公子，我曾听见家父言及，当今江湖中武功最高的，除去“儒圣痴癫醉叫化”四奇外，再就是不可一世的魔头“二魔三罡四五常”，他们……”

李元法双目神光暴射，截住道：“请问三罡，是不是华夏三罡？”

朱天海一见李元法寒冰似的眼光，机伶伶打个冷颤，暗道：“他的内功好深！”他还没来得及接言，朱岫霞已接口道：

“不错，就是他们三人。”微微一顿，又问道：“李公子，敢情与他们有仇？”秀目中，射出了一份关切之色。李元法闻言，猛的醒悟，自己的神色过于激动，他不愿说出往事，也不愿预先叫别人知道，泄漏自己的行藏，遂摇摇头，道：

“在下不过是听别人谈起“华夏三罡”的恶迹，希望在江湖中碰见他们时，讨教几招，看看他们究竟有些什么本事敢如此作恶。”

朱氏兄妹并不是傻瓜，尤其是朱岫霞剔透玲珑，从李元法适才的神色，她已经看出他是言不由衷，他与“华夏三罡”定然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兄妹两心里明白，却也不说破。三人谈话中，佣仆已端上早点。吃过之后，李元法即起身告别准备往通城县一行。

朱岫霞道：“李公子稍待。”说完，与乃兄耳语了几句朱天海频频点头，即反身进内，不一刻，端出五百两银子，道：

“李兄革囊已失，小弟保护不周，抱歉良深，这点银两作为兄台途中茶资，望祈晒纳。”李元法道：“小弟一身如寄，要此银两何用，多谢朱兄抬爱，感情心领。”说完，拱手作别。

但朱氏兄妹，那里肯放，坚决要他带着银两。李元法说什么也不肯收。

最后，还是朱岫霞道：“李公子，银两固是身外之物，但你此去，吃饭住店，舍却银两，寸步难行，还是带去，以备不时之需。”

李元法见她情脉脉，意柔柔，不忍再拒，终于拿了一锭约五十两重的银子，揣在怀中，道：“多谢朱兄与姑娘，小弟就此告别。”朱天海道：“小弟与妹妹，意欲李兄同往如何？”

李元法道：“勿劳李兄跋涉，小弟此去通城县，一来为三元帮打听茅山双泉之下落，二来为朱兄之令尊，一定要打听个水落石出，如有讯息，定当差遣“翠哥”前来送信不误请朱兄静候消息。”

朱氏兄妹知道这位小侠，身怀绝世无俦的绝学，有着旋干转坤之能，自己兄妹即是跟去，也是白搭。在囊诚感激之下，即会同众位豪杰，把李元法恭送出“白莲庄”外。

李元法双手一拱，道：“朱兄与诸位英雄，请留步，后会可期。”

说着，转身就要……忽然——朱岫霞叫道：“李公子，怎的“翠哥”不见了？”李元法嘴角一笑，仰首一声朗彻长空的清啸。

啸声甫落，一条白线，疾若殒星坠地，泻落在李元法的肩上。

正是通灵异禽“翠哥”。但见它瞪着一双火红的眼睛，看着当前的众位英雄。李元法侧头道：“翠哥，还不快谢朱姑娘款待之情。”“翠哥”当真格格道：“姑娘，有朝一日你找到如意的郎君，可不要忘记了请我这老鸟精喝杯喜酒，格格格格！”说得朱岫霞满脸通红，樱唇一厥，娇嗔的道：

“翠哥，我不来了。”“翠哥”又是一阵格格道：“姑娘如果不舍得一杯酒，我也不来了。”

它这样一说，逗得众位英雄，都是哈哈大笑，连李元法也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李元法又说了一声：“诸位请回！”“回”字出口，人已射出五丈余远，再一幌，又是数丈，几个纵跃，已消失了踪影。

“翠哥”在李元法转身之时，腾空飞起，绕着众位英雄头顶，盘旋一匝，脆声道：“姑娘，后会有期。”话声中，凌空直上，朝向李元法消失的方向飞去。且说李元法在寂寞的行程中，有了“翠哥”作伴，解去了不少的烦闷。但是，在翠哥飞起空中，他又很自然的追忆起，与钱玉珊的一段温欣的甜蜜，同时，他又想起了朱岫霞的含情脉脉。象他这般的年纪，正是情窦初开之期，岂不懂憬着一些温暖的情调。然而——

由于一些迫切的事情；需要他去一一的完成，因这，对于这些儿女之间情事，只能在脑海中，若昙花一现似的，即告消失。

代之而映现于脑海的，乃是“和合双魔”，“华夏三罡”还

有在巨蟒洞中所遇见的柳翠明，她在九泉之下的幽魂，亟待自己寻到她的女儿傅玲玲，为她报仇。还有自己的救命恩人之女慕容倩……

这些事情，都是急待去完成的，尤其是慕容倩，目前她究意住在那里？如果她再有个好歹，自己何以……他不敢想下去，遂低头疾驰。

冬日苦短，转眼已是未时。远远地望见前面有一座小小县城。

通城县地临湘鄂交界之处，由于位居官道，所以，南北来往的客商，乃是必经之道路。由于此一原因，这座小县城无形中热闹起来。李元法免于惊世骇俗，故吩咐“翠哥”飞起空中，随时注意自己的去向，以便在危急中接应。吩咐毕即缓步进城。

城内商店林立，行人络绎不绝，一片升平气象。李元法到处寻找“万安镖局。”

出乎意外，竟没有发现镖局的地址。他不由得心生疑奇遂找了一个老者问道：“请问老伯，万安镖局座落在何处？”老者看了看李元法，道：“小哥儿，寻找万安镖局有什么事吗？”

李元法信口的说道：“晚辈买了一点货，要委请他们护送一下。”

老者向左右看了看，摇摇头道：“我看小哥并非是此地人，你如果找护镖，依我看，倒不如不找，自己能找车，或者雇船运走，说不定能保得住，倘若找他们护镖，十拿九稳的要丢失。”

从这几句话，已知“万安镖局”确实不是一些正派的人

物。

李元法故作不知的问：道

“老伯伯，此话怎讲？”

老者道：

“我背后曾听人家传言，万安镖局内的镖师，都是绿林大盗，他们平时抢劫都抢不到手，何况是送到手的白花花的银两，岂有不动之理。”

李元法道：

“晚辈已经与一个镖师接一下头，尚未谈妥，他临行时，曾告诉过地址，由于当时没听清，晚辈想不到他们镖局看看，再行决定。”

老者“唔”了一声，道：“出城北约三四里，即可见到，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

李元法猜测得透，老者一定有所惧，遂不再多说话，即依照所指示的方向，往城北而去。

李元法走出城外，越过一道小沟，即见一片巍峨的房舍风火墙高耸，气魄雄伟已极。镖局门口的台阶上，挺立着几个趟子手。

李元法昂然直往里闯。他双目棱芒外射，向那几个趟子手看了一眼，均感心神一颤。他们都稍微一怔，好象知道这个俊美的少年书生是谁，齐齐哈腰，向两旁退去。其中一个抱拳施礼，谦恭的道：

“敢问小侠是……”他并不知道李元法的名字，是以，说至此，即形呐呐的说不下去。李元法心中暗忖：“他们的消息倒很快。”